

# 旧年

□张 忌

我童年时，全家如同候鸟，随着爸爸的工作调动四处迁徙，没有定处。可一到年关，一家人必定要回到茶院老家过年。年复一年，成了定式。

妈妈是老师，有寒假。每年春节来临，我和妈妈总是最先回家的，爸爸则要忙到二十八二十九才能回。妈妈回家后，要和奶奶还有小姑姑一起掸尘，做糖，做各种粉食，忙得很。而我，则一天到晚跟着爷爷。白天，爷爷要去打麻将。印象中，打麻将的地方是一个南货店，总有孩子。我便在那里寻别的孩子玩。那时，爷爷抽烟，抽冰叶、凤凰。印象中，凤凰烟闻起来最香。爷爷原来是乡里的干部，提早退了休，让爸爸顶班。退休后，爷爷在电影院里帮忙。放电影时，他就拿着个手电筒进去查票。晚上，我就跟着爷爷去看电影。早上的时候，爷爷会带着我去电影院打扫。地上遍布甘蔗皮，瓜子壳。爷爷在下面扫，我在台面上玩。记忆里，电影院的窗户特别小，也特别高。日光从外面照进来，直直的一条，扫起的尘土在光柱里舞动，异常清晰。

再晚一些，姑姑们的孩子也来了。那时，我们最喜欢玩

的是鞭炮。长长的一串拆开，装在口袋里，四处扔。埋在沙堆里，扑的一声，沙子一动，冒一阵热气。扔到河里，鼓一群白泡，将水炸开。道地里有个大水缸，每天早上，那缸的水面上就会结一层薄薄的冰。一块冰，我们也可以玩半天。玩得冰化了水，手掌一阵阵发热，通红通红的。

儿时的春节总是热气腾腾的，杀鸡、杀鸭、做糖、捣年糕。特别是年糕，家家户户都要做。我们这里的冬天，年糕是仅次于米饭的主食。可以放在铁锅里和大头菜一起炖，也可以清水蒸了，蘸着红糖吃。更多的吃法是炒，将冬笋切了片，将腌制过的雪里蕻切成末，一起放在猪油里翻炒，特别香。捣年糕要用晚糯米，这种米介于早稻和糯米之间。早稻米粗，没有黏度，糯米太软，加之产量少，又贵。所以，晚梗米是最适宜制作年糕的。立春前，家家户户都会约好，一起去捣年糕的工厂。捣年糕的米需要提前浸泡，要浸泡到能用手碾成末才好。米浸好了，要放在石捣臼里捣成粉末，再将米粉放到蒸笼里蒸。对于孩子来说，年糕并不值得期待，米粉出笼的时候才是最为兴奋的

父亲都是长子，我是长房孙女，年龄小地位高。钱交我管，买什么，由我定。

到了街上，全是炮仗摊，一家家比价购货，表兄弟们抬着纸箱子，我们快活得飞起来了。回到家，叔叔们负责把小鞭炮放在房前屋后，天地响远远地排了一长溜。母亲与姑姑们早在厨房备好菜，单等人齐炒菜。陆陆续续，家人全归了。曾祖父也请下了楼，祖父陪着他看电视。

冬天黑得早，不到六点，就要擦黑。院中小厨房灯火通明，炒菜锅开始乒乓响。桌上冷盘已经摆齐，曾祖父领头落坐。祖父、父亲带着一家人，坐上了桌。祖母是老习惯，坚决不上桌。曾孙辈我是代表，也有一席。表兄弟们全部在小饭桌上吃。等几个热菜上来，母亲与姑姑们也落座，祖母也请上桌，大家一起坐好。叔叔们这会跑出去，一个房前一个屋后，两个人同时点炮仗。

冲锋枪一般的声音，接着是天地响。二人点完炮，赶紧回了席。曾祖父举杯，说些什么我们也听不清，只看他嘴唇不再动，大家便站起来，一边向他敬酒，一边喊春节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酒过一巡，母亲带着姑妈们回到了小厨房，祖母下到小饭桌，与外孙们坐在一起。

大饭桌吃着，还要给小饭桌布菜，小饭桌上也来敬酒。说着笑着闹着，年夜饭吃完了。这时，老人孩子们集体休息，父亲母亲带着兄弟姐妹们一起动手，不一会儿，客厅里撤了大饭桌，只剩一张大沙发，沙发面前铺了块毯子。小饭桌擦得干干净净，放在另一边。

电视里放着春晚。男人们看电视，嗑瓜子吃花生。小孩子们随手吃着糖果。我因为是女孩，要跟着女人们包饺子。大年初一不动刀剪。饺子，是宵夜，也是农历新年第一天所有人的饭食。

一忙就到了12点。大人小

一刻。那时，我总会站在蒸笼边，拿着包豆酥糖，伸着脖子等。蒸笼掀开后，热气腾腾的米粉被蒸熟，又松又软，白得让人动心。我们管这蒸熟的白色米粉叫年糕花，用勺舀一点，拌上豆酥糖。那滋味，无与伦比。

过完年三十，春节里剩下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拜岁了。按照习俗，正月初一是不拜岁的。初二开始，才正式出动。30多年来，我的春节记忆几乎都是在拜岁。一包红糖，一袋干荔枝，是拜岁时的标准配置。那时的包裹不像现在这么光鲜，用粗纸，包成斧头形状，称为斧头包，正面贴一张长方形的红纸，显得喜庆。这些包裹从初一送到十五，从这家送到那家，每一家每一户都如同春节不休的物流公司。那时，我极不喜欢拜岁，因为交通不便。本地多山，因为道路难行，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去一户人家住往要一天的时间，有时还要过夜。一个春节

孩皆不困。房前屋后又码好了小鞭炮与天地响。纸箱里的烟花也放在门前。电视里零点钟声响起，外面鞭炮齐发，根本听不见任何声音。男孩子们早冲到院中，将各种烟花放起来。父亲扶着曾祖父，也去看烟花。曾祖父的脸红红的，白胡子在花火中也映得有点红。

放罢炮仗烟花，大家回到屋内，开始拜年啦。

曾祖父第一个坐在大沙发上，旁边放着一摞新钞票。从祖父开始，大家在屋内排队，屋子小，有时排几队人。我是曾孙辈第一个人，表兄弟们跟在我后面。我记得，从小时候到高中曾祖父去世，每一年曾祖父都一个人给三角钱。曾少，票子是新的，硬硬的抵在手心，很幸福。

这一轮拜年结束了。曾祖父坐到旁边。祖父祖母双双坐在沙发上。大家又开始排队。几轮下来，曾孙辈们已经磕得头晕，但口袋越来越鼓，正月里逛市场买花灯的钱全有了。

拜完年，已经深夜，曾祖父去休息，孩子们被逼着睡了。剩下的，打牌聊天吃零食，直守过这一岁，到了来年。

正月初一，我总是刚睡一会，就被叫起床。包饺子、拜新年，虽然没有压岁钱拿，仪式一样不能少。到了初二，要陪母亲回娘家。外祖父家一样是大家庭，磕头、说吉祥话、热闹不能停。两家过完，开始走亲戚。我在祖父家是长孙女，在外祖父家，是长外孙女，去谁家我都得陪同，忙得心累眼黑，硬挺到正月十五，可以拿着压岁钱，和表兄弟们去夫子庙看花灯、买花灯，闹完花灯，赶回家吃元宵。吃罢十五的元宵，这个年，总算忙完了。

如今，我移居北京，家中长辈皆已去世。今年春节，我不回南京，父母来京团圆。家里再热闹，不过4个人。四世同堂的忙年，只能在梦里，或者记忆里了。

下来，比行军打仗还要辛苦。不像现在，山上打了洞，家家又有车，一天下来，几脚油门，便可以将亲戚走遍，方便得很。

拜岁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外公家。外公家的牛皮糖好吃，将糖水熬开，放入花生末、姜末，搅拌均匀，然后搓成长长的细条，拿刀一小块一小块地切开。在嘴里咬，牙齿粘在一起，如胶似漆。塘地里埋着糖蔗，跟甘蔗相似。秋天时砍下，在土里挖一个深坑。将糖蔗埋在土里，保持住水份。等到春节，就拿着锄头，将糖蔗挖出。那是春节为数不多的水果。另一样重要的水果便是桔子。桔子摘来后，大部分卖给了罐头厂。另一部分，便放在谷仓里。谷仓干燥通风，桔子不容易烂。那时的宁海人家，特别是东路方向的，一走进堂前里，总能闻见一股桔子发酵的味道。

听老人讲，更早的时候，拜岁时还能吃到木头做的鱼。

本地靠海，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不缺海鲜。和水相比，此处更多的是山，所谓七山二水一分田。山里人家吃不到海鲜，也吃不到河鲜。但过年，又离不开鱼。靠山吃山，山里多木材，出雕花匠人。手巧的人家，便会做一条鱼，肥硕动人，放在碗里，浇上油水葱花。客人来了，也是知趣，不会真的去动筷。一条鱼，从初一一摆到十五。再收将起来，等来年的又一个春节。

老人的记忆，我无从体会。就像我的儿子无从体会我的过年记忆一样。儿子今年7岁，对他来说，春节就是新衣服，吃不完的零食，看不完的动画片。在他们眼里，春节是新的，一日新，日日新。以前，想起过年，也觉得是新的。可不知什么时候起，一想到过年，脑子里的记忆却全是旧的。所谓“辞旧迎新”，新还是欢喜去迎的，可那旧却已经舍不得辞了。



贺新春 李 陶摄

# 爆竹

□赵兰振

人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有自己独有的记忆，甚至比大脑的记忆还要清晰。这是一种先于大脑的直觉。每到过前的前几天，我的右手虎口就会刺痛，手指也莫名地发痒。只要手上一有这些痛与痒芽芽一样生发，我就知道该过年了。这些手上的青草与春节有关，与春节满空炸响的爆竹有关。

在我的家乡豫东平原，过年的头一件事就是爆竹。作为年货的最重要物品，每家每户都会精心地准备好年夜的鞭炮，还有除夕关门睡觉时燃放的三声炮仗、五更里起床时燃放的另外三声炮仗。鞭炮则是在年夜的饺子盛到碗里时才噼里啪啦爆炸，吸引来成群结伴的孩子拾捡炸落的没来得及完成任务的小炮。小炮其实并不小，有些鞭炮中的大爆竹照样也会当逃兵，别的炮仗热闹闹闹一起跟着起哄一起响时应它们却一闪身跳到了地上，藏身于红的黄的炮纸之中，不是眼尖的小孩子也难发现它们。拾炮是孩子们的头等大事，他们三五成群打着玻璃纸的灯笼，有的也拿着手电筒，挨家挨户等待人家鞭炮点燃，好冒着炮火和手榴弹般的炮仗钻进锁口里爆炸的危险去扒在地上寻找失落者。你要是慢一点，某一只大拇指般身裹赤红衣裳的炮

仗就走进别人的口袋里了。所以一窝蜂般梭罗罗般满地寻觅疯抢是年夜里的盛典，也是放鞭炮的必不可少的环节。鞭炮的预言功能极强，假若年夜里一挂鞭炮响了半截一下子鸦雀无声，或者不是一气呵成响尽，这户人家在新年里会万事不顺，处处梗塞。这也是家家户户那么重视年夜炮的原因。

你不去豫东平原上密集的村子里过一回年，永远无法明白年夜里鞭炮的阵势。试想一下，千家万户挑出长长短短的鞭炮在黑夜里一齐燃放，远远近近都是鸣响，一声声一层层一堆堆，像是声音的森林，比树叶稠密，比星星明亮耀目……伴随着这层层叠叠的声响是辉煌的烛火与灯笼，是默不作声的人们（除了小孩子可以高声说笑外，成年人不能随意放大声音说话，他们害怕惊扰闹一起跟着起哄一起响时应它们却一闪身跳到了地上，藏身于红的黄的炮纸之中，不是眼尖的小孩子也难发现它们。拾炮是孩子们的头等大事，他们三五成群打着玻璃纸的灯笼，有的也拿着手电筒，挨家挨户等待人家鞭炮点燃，好冒着炮火和手榴弹般的炮仗钻进锁口里爆炸的危险去扒在地上寻找失落者。你要是慢一点，某一只大拇指般身裹赤红衣裳的炮

一场大雪。窗外银装素裹，变成一个充满童话般如诗如幻的白色世界。太阳升高，璀璨的阳光照射在白皑皑街道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昨天天气好，还没下雪。我们出去散步，见隔两幢房子的邻居门口，一对老人正在门上贴挥春。红纸上一个斗大的“福”字，刚劲有力，似乎墨迹未干。驻足欣赏，大家聊了起来。男的道，他俩刚从中国来女儿家探亲。这个福字出自他的手笔。他谦逊说，自个写的没外边卖的好，但出自内心。他太太接上嘴，这般年纪，能健健康康出远门走走，算是福气；能和儿女后辈相处，更是有福。

我久久琢磨着两位老人的话。福，也许是中国人心中最向往祈求的。个人有福，人生顺遂，健康长寿；家庭有福，老小平安，温馨和睦；国家有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们不但把福字记在脑海，而且写在挥春上，红纸金字，贴在大门，挂在大厅，喜闻乐见。不管漂洋过海，离乡十万八千里，也时时把福念揣在心里。

近年，随着移民日增，在多伦多这个加国华人最多的城市，红色对联，福字挥春和福字日历几乎随处可见。农历岁末，不单华人商场、餐馆、店铺和居屋，连主流大商场都会出现用中文写的“恭喜发财”，还挂着大大的“福”字。

记得上周末，我和友人一家在酒楼茶叙。当时他们刚到中文班接女儿回来。小女约七八岁，长相甜美，小齿伶俐，在我们面前秀她学会的中文，指着餐牌喃喃念着，这是虾饺、烧麦，这是肠粉、叉烧包。我们点头称赞。忽然，她有点神秘地把头靠近妈妈，悄声说，你看收银柜那里，把福字挂错了，颠倒。她妈忙说，人家是故意倒过来贴的。为什么？她睁大眼睛，有点迷惑。

我笑着给她讲一个传说。有一年年关将至，皇宫里的太监和宫女忙个不停，张灯结彩，贴对联挥春。有个不识字的小太监把福字贴反了，头朝下。刚好皇帝走过看到，勃然大怒。幸而旁边一位老太监脑筋灵活，随即应道，皇上，福“倒”乃福“到”之意（谐音），五福临门，吉祥如意，国泰民安，此乃天意，皇上之福气也！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小太监遂借血光之灾。后来，把福字倒过来贴的做法传开，成了民间一种风俗习惯。

虽然小女不一定听得懂，但对福字的印象相信会更深。其实，不管福字是正着贴还是倒过来贴，它在华人心中，永远是崇高神圣的期盼和追求。虽然无形，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它是一种精神力量，鞭策人积极向上，鼓励人行善向好。祈福、积福，让更多人

□姚 船（加拿大）

# 福耀四海

辈善良纯朴的愿望，更是千百年来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华人移居海外，目的是想过另一种美好新生活。新移民抵达后，辛勤工作，艰苦创业。造福自己，建立新家园；也造福社会，为第二故乡做出贡献，潜移默化把福念传播。

我又想起近期发生的一件事。城市警方召开记者会。据透露，在华人聚居地区，接连发生几宗入室盗窃案，受害者都是华人。警方呼吁民众，尤其是华裔，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措施。同时，不要在门口悬挂或张贴有族裔色彩的物品，以免成为窃贼目标。

对于警方及时提醒居民注意家居安全，大家都称道。但连门口的挥春对联也不要，华人却不敢苟同。新脚踏进沙虫，并非对财富徒有效良方。优秀的文化传统，尤其在异国他乡，更感亲切，哪能随便丢弃？可见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国度，少数族裔要完全被主流社会理解认同，也并非易事，有福并非必然。

把门前车道和人行道的雪清理完毕，我们到邻近商场，买小孙子喜爱的红灯笼。这是除夕夜和红包一样必备的礼物。几年前，我们约儿子一家周末去逛华人举办的元宵市场，让他们感受一下春节热闹气氛，顺便买点家乡特产年糕糖果。小孙子被一个摊位上能折叠的彩色灯笼吸引住。我说，挑一个喜欢的，爷爷买给你。他高兴地睁大眼睛，眼珠子滴溜溜转。五彩缤纷，他一时拿不定主意，遂把纯真的眼光投向妈妈。英裔媳妇微微一笑，马上摘下一个，又指着吊在灯笼下面那个被金色花边围住的“福”字，亲切对孩子说，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以后，每逢春节，我们都会买一个小红灯笼给孙子，希望他拿在手上，传承在心里。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随着春节临近，小街居屋门口的红对联和福字挥春越来越多。像朵朵红花，也像团团火焰，在白雪映衬下，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传统的信念，并没有随时间而流失，也不会因地域而淡忘。福耀四海，福飘四方。

我握手里的那雾那，这只老谋深算的炮仗突然发火，咚地一响，我觉得天旋地转，浓得呛鼻子的扑面而来的硝烟，闪光、耳朵一时的失聪……最重要的是右手，一种沉重的麻扎扎的像是猛然灌进了无数生铁的液体又立即凝固成固体……整只手不属于我！我愣愣了片刻，没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接着才是疼痛才是大哭不止。

其实我的手炸得并不重，因为当时只有土火药，用柳木炭、硫磺和火硝土法制成，杀伤力有限。只是我的右手整个被浸染成黑色，没有流血或开裂，但很明显那纹路黑黑的小手不再属于我，在我的胳膊末端颤颤抖抖着，痛苦着。

欢乐总是和痛苦并行。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仍然和伙伴们奔跑在村街上，忍受着手上的肿痛，但脸上并不缺少笑容。因为年节里吸引人的物事繁多，炮声未绝，元宵节的烟火已经接踵而来，每个孩子又能点燃蜡儿放进灯笼，明晃晃挑着满村串……

但疼痛却走进了手上的肉里，比钟表更准时，每到春节前夕，总要顾目痛麻一回。到了大年初一的后半响，我的右手在那特定的一刻还要痉挛一下，用轻微的疼痛与颤抖来纪念儿时一场失败的游戏。



放爆竹（图片来自网络）

# 四世同堂忙春节

□崔曼莉

上世纪70年代，国家号召独生子女，我父母只生了我一个，可家里当时四世同堂，我是曾长孙女。春节年夜饭，就有二十几口人。

过年，是家里最大的一件事。进入腊月，就要开始清扫。几个表兄弟负责把餐桌椅一件件抬到小院，用热水洗一遍。我要帮忙拣菜。因为菜市场提前很多天就关门，蔬菜都是整麻袋买回来的。奶奶、姑妈带着放假的我，围在小饭桌前，白天拣、晚上拣。南京人过年，要炒什锦菜。有些人家，一个春节只吃这一道蔬菜。这道菜名是一个，内容是十三种：菠菜、黄花菜、香菇、藕等等。什锦菜，是饭桌上不可少的凉菜。谁家媳妇做得好，亲戚们来了还要带上一饭盒。我家拌什锦菜，用搪瓷脸盆装，一做十几盆，盖上盖，放在院子里，自然冷冻。

男孩子们打扫完卫生，要帮忙杀鸡、杀鱼、腌咸肉、灌香肠。都是体力活。年还没过，一个腊月，已经快把人累伤了。然而，我们都咬紧牙，因为到了过年时，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拿、有炮仗烟花放。大人们都高兴了，笑眯眯地喝酒，菜是随便吃的，作业也不用做了。

年三十那一天，小孩子们已经无事做了，全家人都穿着新衣服。女人们烫了新头发，在厨房忙着切香肠、装什锦菜、炖鸡汤，把几冷几热全部备上。我拿着钱，带领表兄弟上街买炮仗烟火。我祖父与